

黑白之道

上海市第二中学 高二(2)班 吴晓琪

学棋，下棋十余年，从幼稚到渐渐成熟，对其认识也不再受囿于方圆棋盘，逐渐领悟到学棋经历如人生旅途，棋局本身亦是悠然岁月。

初接触围棋时，免不了枯燥、挫折与痛苦。数不胜数且繁琐的死活题，背着不知所谓的约定俗成的定式，还免不了失利的沮丧。天性好动，总是在座位上心神不宁，优势则骄，劣势则馁。父母教导道：“吃一堑长一智”，当时年少轻狂，又怎能听进，自是全然不顾，依旧意气用事。直到一次升级比赛，开端连胜五局，自以为胜券在握，得意洋洋，却因轻敌而失误，与预想结果失之交臂。刚崭露头角的我，受了不小的打击，回家后大哭一场，抹抹眼泪，痛下决心，要摒弃浮躁，吸取教训。

杨绛先生说：“刚开始是假装坚强，后来就真的坚强了。”我觉得将其稍加改动，对于我也同样合适。“刚开始是假装沉稳，后来就真的沉稳了。”我想，这不无归源于棋局之独特魅力——人生性、艺术性与策略性的互相融合与交错。且看其三部分：布局、中盘、官子。布局，正是奠定全局走向与局势的关键。一张棋盘，起初阔大空荡，落子尚少，盘面无法作精确的计算，因而最为考验对弈者的大局观。而中盘战斗最为激烈，双方你来我往，往往子子粘着，局势紧凑。最终的官子虽已近终盘，也极能体现博弈性，不仅是全局的收尾，更为对弈者形势判断、价值估算的一展身手

之时。此外，在无穷的变化中，也衍生了棋形的艺术性，诞生了棋子美学。古往今来，许多棋手注重棋子效率配合，形体优雅洒脱，贡献了许多赏心悦目的名手或是名局。诸多因素，如同一门大学科衍生出的各个分支学科，丰富了围棋的一番天地，确立了围棋作为一项历史悠久棋类运动的卓然魅力，也吸引着我不断探索求知。

当年阿尔法围棋与李世石的人机大战引发了讨论的热潮。开发公司宣称其特点为“深度学习”，即研究分析数据的内在规律与层次。显然，有了新技术、算法的支持，人工智能的棋艺已经开始逐步超越人类，甚至靠近一个更高的境界。这不禁引发了我的思考：人类学棋下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目前人类在围棋方面对于人工智能究竟还有何优势？恍惚间，我豁然开朗：热爱。脱离了热爱，对弈也只能是头脑与程序之间的对抗，而不是思想的交流、灵魂间的碰撞与愉悦。相比于机械化的深度学习，这份热爱更显其诚挚。它使围棋仿佛返璞归真，如一泓清水般澄澈无瑕了。

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有些人试图探求人生、生活之意义，不得而郁郁寡欢，殊不知热爱生活，拥抱生活中的纯粹与美好，其本身也就蕴含了真正的意义。

闲暇时，盘腿端坐，展一卷谱，摆一局棋。罩思不语，气定神闲。黑白之道，其乐无穷。

细微，也是一种美

上海洋泾中学东校 八(2)班 李明哲

正值下午烈日炎炎，太阳像凤凰一般展翅双翼，将火一般的日光蔓延在大地上，闲来无事，便一人溜进长廊中散步，紫藤花早已随散为烟了，茂盛的藤叶像层层羽毛，抵抗太阳的光。

藤枝垂落，其中夹杂着许多病弱老枝，我轻轻一拽便落下了，上面还悬着数个垂头丧气的枯叶。我收集了许多，集成一簇，顺端移下，一下子枯叶全都摘下，朝着西方大挥手臂。叶子似乘风飞去，轻轻地招手，似是喻意来年将会再返一般。我望着枯叶随风飘过，浑然一下子便心情舒畅了。

偶然看到一个巨大的豆荚，捡起来时，发觉它已成了两半，豆子也不知在何处，只有那躯干也快要化为尘土了。忽然忆起前年在廊下蹦着，跳着摘下的豆荚，有剥开来，研究种子。几人猜测是何豆种，有没有毒，似乎有人真的吃了一颗，第二天就说拉肚子。想来有些感怀，便放下了。

顺着长廊走过，顶端的架子的空隙，似是走

廊的秀发，像是一个将老的锦绣之女，风飘过撩拨她的头发，时间一晃就是校园的几十年。

回到眼下，望向眼前，向前走，向前走，青葱的藤下，停着一只静穆的蜗牛，它的壳圆溜溜的，螺旋的壳下，湿润的蜗牛的身体趴在架子上安眠。我不知它在这住了多久，它或许是长廊的孩子，静静地闻着绿藤的清香。我只觉惊喜，冒昧地把它摘了下来，欣喜地叫同学们看，蜗牛只是有些惊恐地爬。同学们都十分好奇，兴致勃勃地看着它。

“它的牙齿在哪儿啊？”

“有吧，只是看不到吧。”

“它的眼睛伸出好长啊。”

“嗯，别碰它啊。”

时间慢慢地过去了，这条长廊，谁也不知有几个这样的蜗牛爬过，只是在细微中，在静穆中，在人们的视线外，沉睡了几个年头吧。

一阵风，一往梦，一个轮回。顺着蜗牛的爬行中，俨然是一种细微的美。

护河工赵爷爷

上海市长青学校 七(4)班 谢佳霖

我家旁边有一条小河，宽约五米，长约千米，这条河因为没人管理，河水变得乌黑，河面上漂浮着许多垃圾。居委会杨主任决定要改变这条河的面貌。

一个周末的晚上，杨主任召开了全体居民会议。他说要招聘一名护河工，维护河面清洁。会场里鸦雀无声，因为护河工工资低、干活累，而且没有休息日，天天都要出工，怎么会有人愿意干这个！沉默许久，角落里有一个不大的声音说：“我愿意干！”话不多，但字字铿锵有力。大家的目光齐刷刷朝声音出处看去，我也跟着瞧过去，啊，原来是赵爷爷。他六十多岁，瘦瘦矮矮的，眼睛小而亮，花白头发、花白胡须，但精神矍铄，丝毫不显老态。大家热烈鼓掌，纷纷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。

第二天早晨六点多，天下着蒙蒙细雨，我看见赵爷爷穿着雨衣戴着雨帽，坐在小船上，一边划一边用网兜捞垃圾，再把垃圾堆到船舱里，不一会儿，就捞了满满一船，把垃圾清运到岸上后，他又沿着右侧的河面，继续打捞。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，他顾不得擦一下。他捞了一船又一船，他瞅见了站在岸上的我，微微一笑，继续捞垃圾。

一天，大雪，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雪，河面也结了一层薄冰，温度降到零下八摄氏度左右。这么冷的天，赵爷爷不会出来捞河面上的垃圾了吧！出乎意料的是：赵爷爷扛着网兜出现在我眼前。与平日不同的是：他今天戴一顶棉帽子，穿一件棉大衣，手上戴了一副棉手套，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雨鞋，雨鞋上绑了两根粗粗的草绳防滑。他解下系在大树上的缆绳，先用竹篙敲碎河面上的薄冰，再跳上船，一边敲冰一边把船向前划，今天，别人一定冷得瑟瑟发抖，他却干得满头大汗。望着眼前清洁的河面，他欣慰地笑着。

就这样，赵爷爷天天划着小船清理河面，不管春夏秋冬、不管雨雪风霜，他每天坚守在河面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现在小河清澈见底，成群的鱼儿在水中嬉戏，嫩绿的水草在水底摇曳，人们走过小河边，都会驻足观望水中的美景，露出幸福的笑容。